

潜伏，拍天鹅去

明前茶

下水拍摄前，老刘在整理他的帽圈，严格说来，那不是帽圈，而是一个特制的大斗笠，斗笠已经被雨水淋成了棕褐色，上面插满了芦苇、红蓼和褐色蜡烛般的蒲棒。远远看去，涉水行走的老刘，看上去就像一小块水上漂浮的迷你掩体。

天鹅这种感觉灵敏的动物几乎有第六感，虽然没有觉察迷你掩体的移动，还是隐隐有些不安。老刘看到它们的羽毛微微膨胀，不如平静时那么线条乖顺，就停下不动。任凭秋风吹动大斗笠上的芦苇。水凉了，天鹅就要南飞，老刘说，这有可能是今年秋天到来前，他最后一次在这片沼泽地里拍摄天鹅，所以，他也顾不得成群结队前来轰炸的蚊子。

大斗笠下，老刘像武侠片里的侠客一样戴着黑色的防蚊帽，有一层黑纱把脸罩起来，一丁点皮肤都不能露。但是那个帽子上有一圈布，箍在头上才戴得稳，结果蚊子就专找那贴着布的地方下嘴。“当时专注，顾不上痒；等到拍摄完上了岸，就发现那一圈全是密密麻麻蚊子包，吃饭时，得用筷子使劲儿刮皮肤，不然痒得受不了。”

除了蚊子，最大的威胁是沼泽本身的危险性，看上去只是浅浅汪着一点水，绒绒的细草茂盛得如幻境的地方，人一踩，就往下陷。所以得像红军过草地一样小心。老刘的经验是，水深过半米，反而没事，因为水自身的分量，已经把底下的泥土压实。

解决了这些分神的因素，拍得好照片的关键，在于耐心、经验，还有运气。经验相当重要，比如天鹅在扇翅时，羽翼的线条舒展流畅，下面隐隐托

升的气流让天鹅拥有了一团超凡脱俗的光影，非常美，但这一过程只有短短几秒，是来不及临时对焦捕捉的，这就需要对天鹅的习性有更多的观察，了解哪些动作是会重复出现的，还要了解动作在起点、中间和高潮时的各种姿态变化，这样才能准确抓取天鹅们华美的舞蹈瞬间。

拍天鹅非常辛苦，如果想拍晨曦中的天鹅，凌晨四点就要赶往拍摄地守候；如果想拍晚霞中天鹅踏水起飞的一瞬，一直要戴着“伪装大斗笠”在水中等到傍晚六点。

一早一晚是逆光拍摄天鹅的好时机，镜头里天鹅生存的湿地层次更为丰富明亮，火焰般的霞光点亮了芦花梢头。在逆光下，光线透过羽毛产生了边缘光效果，把洁白的天鹅，从周围仿佛余焰灰烬的背景中分离了出来。

那一瞬间，天鹅似乎有了来自天堂的力与美。

与大部分水禽不同，天鹅保持着一种稀有的“终身伴侣制”。不论是觅食或休息都成双成对。雌天鹅在产蛋孵蛋时，雄天鹅寸步不离地在旁边守卫着。幼雏会在黎明前出壳，为了拍到小天鹅出壳的那一瞬间，老刘前半夜出发，在长焦镜头后面守了六个小时。小天鹅歪歪倒倒出世了，啄破蛋壳的努力让在短颈子、毛茸茸的小家伙筋疲力竭，它蜷在半拉蛋壳里，胆怯地伸出脑袋。而在这块高出水面的草垛上，天鹅妈妈以融化一切的目光注视着它。

老刘不禁热泪盈眶，那一瞬间，他记起20年前儿子出世的场面。

而天鹅幼雏显然更天才，出壳几小时后，它湿漉漉的绒毛即变得稠密干爽，还膨大了一圈，已经可以跟着天鹅妈妈下水游泳了。

天鹅们，并不会像某些人类夫妇一样，有了宝宝就溺爱孩子，同时放弃了彼此的关注。天鹅夫妇依旧十分恩爱。老刘曾经在荣成的沼泽地里，目睹漫天晚霞映衬着一对天鹅进入波光粼粼中，它们头颈交缠，无声依偎，此刻，整个水面，宛若弥漫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。

很普通的顺光照，却是老刘最爱的一张。拍到的那天，正是老刘爱人故去三周年。



一潭春水
方华
摄

听风听鸟

杨晓红

住在山村斑竹窠，每天早晨总被鸟儿吵醒。但那不是被惊扰，而是被一种自然欢快的情绪带动醒来。清晨的鸟鸣就像露珠掉到荷叶上，清亮又圆润。它们仿佛在模仿风声，模仿花开的愉悦。所以风声、花朵以及鸟鸣，是演示春天的主角。春天的露珠也起得早，但它是悄无声息的，它借鸟儿的嘴说话。鸟叫一声，露珠一滴，太阳升起来，露珠全飞走了，草木的呼吸轻了。如果到了炎热的夏天，它们干脆就紧紧闭住呼吸，防止烈日吸干水分。这是植物的本领。

所以树木最聪明。它们是春天舞台最重要的角色，但它们却甘愿成为背景。春风知鸟，它一碰到树木，树木就摇动，鸟鸣就跟着来了；春天的雨水碰到小溪，小溪一跃动，禾苗就掀起波浪。山村生动了。

最生动的还是鸟鸣。鸟的喉舌是最神奇的发音器，每一种鸟都有特定的发声特点。即使是同一种鸟，不同的个体发出来的声音也不尽相同。一个小山村就是一部鸟语的百科全书。不是考据详实的教科书，是感性的，混沌又纯粹，散漫而自由的艺术，是上天创造的神秘的语种。

但我总是想知道每天早晨第一声鸟鸣是哪棵树上哪只鸟发出的，可是我永远搞不清，因为没有鸟儿起得早。我知道是离我最近的那只鸟，给我送来第一声晨歌。它们总是早早地醒来，高兴地交谈，盛情地歌唱。所以鸟语是令人快乐开心的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子吃。吃了虫子干嘛呢？还是唱歌。但它们从不合唱。“唧唧唧唧，唧唧唧唧”“唧—唧唧，唧—唧唧”“唧唧—唧唧唧唧，唧唧—唧唧唧唧”，这是交谈，高兴地交谈。“啾啾—啾啾—”“哦—啾啾—，哦—啾啾—”是唱歌。只是这歌声比人声锐利得多，带着金属乐器的尾音，仿佛是能生成黄金的歌谣。

有几种鸟语非常清亮悦耳，我没有把握肯定，它们是黄莺，黄鹂，还是画眉，但我愿意这样猜想，发出这美丽歌声的一定是具有同样美丽外形的鸟儿。啄木鸟有独特的神器，它表演的是一种绝技“笃笃笃，笃笃笃”，有时候节奏分明，有时候干脆就是“笃笃笃笃笃笃……”虽然看不见它，但那坚利的喙啄，就在房前屋后，十分有力，而且高频率。

鸟给自己选择舞台很随意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：它们不喜欢给人表演，或者说不喜欢人给它当观众。所以平常很少看到鸟的真身。但也有幸运看到的时候。最俏皮的是披着黄色坎肩的黄鹂，它时常在树上或者屋脊上蹦跳着歌唱。穿着灰色燕

尾服的鸦鹊有点装模作样，叫声“哇呀—哇呀—”难听死了。蒲钩子（鸬鹚）远远躲在山边某一棵看不见的大树上“咕咕—咕咕—”，总是一种老调子，特别是午后唱的连玉米叶子都蔫耷要睡。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鸟儿，歌声特别，“唔啊—唔啊—唔啊啊—”一声接一声的，极其悲切。我猜想，它一定是一个穷困又懒惰的单身者，因为它从不在早晨叫，也不在傍晚叫。我总以自己的想法揣测鸟儿，它们也应该晨起叫早勤劳，暮晚呼唤归家。别的鸟儿在劳动欢歌的时候，那个孤僻的鸟没准就在睡懒觉，等它醒来，别的鸟儿大都歇息了，它又将孤独的哀吟填满山村。

当然，谁也不知道它是因为悲伤，还是喜欢这样歌唱。无论悠扬嘹亮，婉转凄侧的，都在营造最原始的属于山村的恬静。

鸟儿确实有严格遵守的作息时序。比如天晚夜幕快要降临了，或者太阳毒辣的中午，它们就集体噤声。今儿下了一天的雨，鸟儿就安静地歇着。但是漆黑的夜里，隔壁的春来又在满山找牛。他的牛不如鸟儿遵守时序，当然首先是他自己颠倒时序。他总是“日不做，夜摸索”，半夜吃晚饭，吃晚饭前非得把牛找回来。放牛，找牛，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。放牛，他从不牵着绳子，拿根竹梢子，把牛往山上一赶，草多的地方就将牛绳子一系，牛就自顾自地漫山吃草。鸟儿在树上找虫子，有时还落在牛的脊背上啄它皮毛里的寄生虫，牛照样慢腾腾地，吃它的草。春来自己早就回家睡大觉，或者田地里忙活去了。等天黑了，所有的鸟儿都歇息了，他才从睡梦里醒来，然后他想起了，摸黑上山，找牛，有时牛不知去向。或者根本就不记得牛，然后就开始做一些白天该做的事情。但最终他都会把牛找回来。他的牛还总是最壮实的，等到农忙时，他赶着他的牛，从这家到那家，耕田耙地，一天都不闲着。五十多岁的春来，一个破衣烂衫的鳏居者，他不屑去看村里为孤寡老人建的安居房，他骄傲地住着自己建的楼房，喝着小酒，还揣着可观的存款，活得悠然自在。

又到春忙了，春来和他的黄牛也早起了。春来双眼迷迷糊糊的，黄牛慢腾腾的。黄牛没有歌唱的喉咙，但有露珠一样的眼睛。它的眼睛与鸟儿的歌声一起亮起来。它幸福地喷着鼻息，脚步向前。因为青草，因为劳动和善良。

所有的鸟儿都是善良的，勤劳的。它们属于春天，属于天籁生机。在山村听鸟，就是听一个山村宁静的生活，听天然安居的灵魂。

